俯仰天地最逍遥

一场大雪飘飘扬扬地洒落大地，远方的建筑就如那一叶孤舟飘在雪海之中。此时，躁动的心也被这不可多得的宁静所占据，仿佛自己也置身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，静静地注视着整个世界。我感觉得到，一种逍遥之感正在我的心中萌发开来……

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。想想自己置身于一个这般惬意的世界中，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？然而，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到这番景象，因为他们被心中的“闲事”挡住了这“人间好时节”。其所谓的闲事，无非是指两者：一为“利”，另一为“名”。

“世人熙熙，皆为利来；世人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利是大多数人所趋之若鹜的，因其可以给人带来一切物质上的享受。这并不是说物质享受不可取，可是如果把追求物质享受作为人生第一也是唯一目标，那就会偏离人生的本质，丢掉许多人生的乐趣。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就如一本账簿，不是盈利便是亏损，而完全没有美的存在，更不要说那种浸润心灵的惬意的享受了。这样的生活又会有什么意思！人生来便一无所有，死后什么也带不去，即便像秦始皇一样的帝王拥有天下，不也是“宫阙万千都做了土”？就如苏轼所云“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”，只有山间的清风与那江上的明月是你我可以共同享用的啊！为利丧失了美是不值得的，为利丧失了自由乃至品德不更是愚者的所为吗？倘若一个人仅因为有利而幸福，那这幸福的倚靠是不牢固的，这样的“假逍遥“也无法长久啊。求利

者应该看开，“鼹鼠饮水，饱腹即可”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，而生命是有限的，用有限的生命去满足无限的欲望，这岂不是可笑之极吗？

也许那些自恃清高的人对利可能不屑一顾，但他们大多却摆脱不了对另一事物的追求，那就是“名”。世人大多对自己的名誉倍加珍惜，容不得有半个污点。随着教育的普及，生活的改善，人们对名的追求不降反升，初高中的学子们紧盯着排名，向往着“清北”名校，与其说是对知识的向往还不如说是一个闪亮的标签。单位要做“先进单位”，个人要当“优秀个人”，就连“公务员”仿佛也成了自己响当当的标签，难道名真的就这么重要吗？在追名逐利的拼争中你倾听过自己的心灵诉求吗？求名者说白了就是虚荣心在作怪，为了别人的期望与社会的标准而活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做到宋荣子那般“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”便更是难能可贵。其实回过头来想，若自己的幸福仅建立在名的基础上，那这幸福岂不是太飘渺，太虚幻了吗？荣获亚洲飞人称号的刘翔，他享受的是跨栏的激情和奔跑的快感，而绝非仅仅奥运冠军的宝座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，他享受的是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乐趣，也绝非仅仅诺奖桂冠的闪亮。因此，求名者不如看淡些，活在旁人的期望中会很累很累，再说就算自己有了名也并不是高人一等，没了名也并不代表自己一无是处，活出自己才是正道啊。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这道指的便是自然，一指的其实便是人，二指的便是意识，三是自然在意识中的状态，而万物便是意识对自然的认识了。是自然创造了意识，而意识又反过

来感受着自然。建立在这种认识上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，同时这也是逍遥的前奏啊！这前奏的词写的便是：

求利的人，看开吧

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

用有限的生命

满足无限的欲望

是太愚昧，太愚昧，还是太愚昧？

求名的人，看淡吧

勋章无用，标签无益

用个人的自由

迎合世俗的偏见

是太无知，太无知，还是太无知？

莫不如像那快乐的牧羊人

坐在春日的杨柳边

夏日的榕树下

秋日的稻田中

冬日的雪地上

感受道的千变万化

感受这天赐的宝藏

现在，灯光下执笔的我，深知这冬日总有尽头，春夏总会到来，

这萌发的逍遥之感是否又会被喧嚣的世界所淹没，我无从知晓。我只知道，只要用心去体会生活，这种逍遥的感受便会侵润心田。俯仰天地，品察万物，极目骋怀，任我逍遥行。

这世界本就是这般美好。